

作品
弱水千流



Tianru xinfai

田入心扉

他出现时，
你的世界金光闪耀，
地动山摇，
无须怀疑，
那就是爱情。

[下]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田入 心扉^[下]

弱水千流
作品

田入心扉

Chapter 01

见家长

念？念什么？

田安安呆若木鸡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她甚至希望自己能一口把自己的手机吞进去，消灭证据，毁尸灭迹。真是醉了，看“小黄文”被逮个现行，这已经够尴尬了，这只变态的泰迪精居然还让她念？

短短几秒钟内，她俏生生的小脸已经红透了，小手抵着封霄的胸膛，干巴巴一笑，呵呵道：“封先生喜欢有声小说？网上可能有资源，你把手机还给我，我帮你谷歌谷歌，找那种声音最甜最好听的，包你满意……”边说边伸出只爪子去抓她的小手机。

他的手臂十分修长，微微往上一抬，她的手机瞬间就变得遥不可及。

眼睁睁看着手机越来越高，田安安简直绝望了，白皙的脸蛋上一阵青红一阵白，欲哭无泪，他却低头咬住了她柔软的耳垂，舌尖卷住轻轻吸吮，低哑道：“乖，我只听你念。”

“……”能不能不要老是舔来舔去的，动舌头简直犯规好吗？你只是泰迪精，不是真的泰迪啊！属狗的吗？

她被他亲得浑身发软，一面躲闪，一面不忘垂死挣扎，怀揣着十万分的羞涩和十二万分的正气，小拳头一握，义正词严地开口：“这种文字简直有辱斯文，怎么能念出来？！”

封霄勾了勾唇，一个翻身将她放到了床上，肌理分明的手臂撑在她脑袋左侧，上臂处的法相文身在灯光的勾勒下有些妖异。他微微低头，呼出的气息喷在她的鼻尖，沉声问道：“为什么看这些？”

昏暗之中，他眼底黝黑的光泽似乎带着蛊惑人心的魔力，她极其紧张，一双晶亮的大眼睛瞪着那张放大的俊脸，半晌没作声。

为什么？怎么回答？直接说是学来推倒他的吗？这种想法和行为无异于造反，她确信如果自己真这么说了……下场不堪设想。

“不说？”他轻轻捏住她的下巴，往上一抬。见她不开口，换了种说辞，十分平静地道：“我大致翻了一下，37本，每本字数不低于15万，都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田安安嘴角一抽——你确定你只是大致翻了一下？

“嗯？”低沉醇厚的嗓音从薄唇里传出，他俯身，高挺的鼻尖亲昵地摩擦她柔滑细腻的脸颊，“哪儿来的？”

她战战兢兢地咬了咬下唇，干巴巴地回答：“好、好朋友传的。”

他的唇细密地落在雪白柔软的耳根处，浅啄流连，哑声道：“哪个朋友？”

“朱莹莹。”田安安绯红着双颊，娇喘吁吁，被他折磨得大脑短路没法思考，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要她传这些？”他随手将她的手机往旁边一扔，埋首在她的颈项处啃咬，一手抱紧她的细腰，一手解她衬衣的纽扣，嗓音极度低哑，有些疑惑，“我不能满足你？”

田安安吓了一跳，丝毫不理解他是如何得出的这个结论。不过解释是必须的，如果放任他这样误会，估计以后卖命的日子会更加惨不忍睹。

忖度着，她已经摀住了那只意图不轨的大手，潮红朵朵的小脸仰起望着他，非常认真严肃地说：“不是，绝对不是！封先生能满足我，我很满足，简直不能更满足了！”

男人的黑眸深不见底，解她扣子的动作稍顿，低眸注视着她道：“我要知道原因，必须知道。”

如此锲而不舍，看来不问出个所以然，他是不会罢休了。

“因为……”田安安皱起眉，苦思冥想，蓦地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她涨红着小脸说出如下一番话，“因为听说学点儿知识能够让你身心愉悦，我、我只是希望通过学习相关知识，让你更加愉悦，呵呵……”

封霄眼底一黯，捏住她的下巴，定定地盯着她，极缓慢地重复：“让我更加愉悦？”

“嗯嗯嗯，”她压抑着羞涩，小鸡啄米似的点头鬼扯，满脸真挚，就差指天发誓了，“我对封先生一片赤诚，天地可鉴。”

然后，田安安极其清晰地看见，男人沉黑深邃的眼眸中，划过了一丝明显的笑意。然而只是一刹那，她还没来得看清，后脑就被他用力地扣住了，眼前一晃，封霄

低下了头，重重吻住了她不断微喘的红唇。

异常激烈强势的一个吻，他在她无措的唇舌间不断肆虐，修长有力的双臂铁索一般紧紧抱着她。田安安目眩神迷，即将缺氧晕过去的前一秒，他抱起她，反身躺下，瞬间就将两人的位置颠倒。

十指滑下，一手搂住她的腰，另一只手轻柔地摩挲纤细的手臂。她软软地趴在他怀里，浑身仿佛要融化一般。几秒钟后，他放开她的唇，捏住她的下巴，垂眸打量，目光中的炽热几乎能将她燃成灰烬。

封霄黑眸混浊，嗓音出口，沙哑得让她心惊：“学了多久？”

“……啊？”她晕沉沉的，不明所以，有些茫然地看着他。

“你的专业知识，”男人粗粝的指腹摩挲她的唇瓣，来来回回地滑动，低沉的嗓音近乎命令，“安安，展示给我看。”

田安安起先一愣，在他灼烫的注视中终于回过神，不禁骇然失色——展、展示？她才学了一点点，这么快就到了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候了吗？然而问题是，她根本就什么都不会啊……

正要找说辞委婉地拒绝，可对上男人沉黑中夹杂隐隐兴奋的目光，她忽然又有些不忍心说出口。

仔细想想，他在床上虽然极其强势又霸道，但每回都是令她十分享受的。田安安觉得自己不能做一个只会享受的人，他那么喜爱她，又对她那么好，她理所当然应该给予适当的回报。尤其在这种……他看起来憋得相当难受的时候。

把敌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，那自己就强大了！就像朱莹莹说的那样，征服世界，要从征服她家这位几乎无所不能的泰迪精开始。

展示就展示！

掌心不由自主地出了一层细汗，田安安的心跳剧烈到无以复加，缓缓，终于深吸一口气下了决心。

她的双手颤抖地伸出，轻柔地抚上他光滑有力的胸肌，雪白和麦色形成浓艳的对比，然后将他轻轻推到床上躺好。

“我必须提前跟你说一声……”她小脸通红，全身上下的皮肤都羞成了淡淡的粉色，带着些撩人的扭捏窘迫，俯视着他，正儿八经地道，“常言道，实践出真知，我没有经验，也不像你天赋异禀，所以咱们慢慢实践，可以吗？”

封霄喉间溢出一阵低沉的笑声，带着薄茧的指掌抚摩她滚烫的脸颊，嗓音沙哑至极：“放轻松，安安，我是你的。”

他的掌心有点儿微微的凉意，触摸上火烧一般的皮肤，安抚鼓励一般，稍稍舒缓了她内心疯狂的焦灼和忐忑。而他轻描淡写又低沉有力的四个字，瞬间令她无比动容

与悸动。

他说，他是她的。

一阵难言的感动和酥麻从心尖一路蔓延至四肢，她的唇角抿起一抹羞涩的笑颜，第一次从这样的角度俯视身下的男人。五官英俊完美，高大的身躯充满力量与野性美，这是，她的男人。

田安安心头一热，深吸一口气，吐出来，然后极缓慢地、十分不安地埋下了头。

片刻工夫，封霄喉咙深处漫出一声压抑的低喘。她听见了，心头顿时生起一股极大的满足感，然而，没等她得意多久，他就一把将她捉了回去，牢牢压在了身下。

这种眼神是什么意思……

田安安瞬间被吓成了狗，在他沉重的身躯下，挣扎推搡，两只纤细的小胳膊牢牢护在胸前，赤红着双颊，磕磕巴巴道：“封先生，冷静冷静，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能靠嘴和手解决的！你镇定点儿！”

他的眼神幽深混浊，直勾勾地看着她，令她心惊肉跳。未几，他开口了，语气居然很轻、很平静，他宣布：“我要吻你。”

“……”还以为要干吗呢，吻她干吗一副要吃她的表情……

“哦。”田安安闻言，松了一口气，定定神，伸手抱住他的脖子，将红艳艳的唇微微噘起，很乖巧地道，“好啊，霄宝贝，想亲哪儿？”

经过这一晚的实践，田安安倒是没得出什么真知，反而又发现了她和封霄之间的一个交流障碍。泰迪精再次证明了人与动物之间很有代沟，他说的吻她，根本不是单纯指嘴唇、脖子，或者任何一处。

而是，她的全身。

直到次日清晨，将近八点的时候，泰迪精才意犹未尽地将怀里的小东西放开。田安安用打仗一般的速度收拾好自己，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封宅。

太可怕了……她已经决定了，这几天必须回家住，死也必须回家住。封霄对她的蹂躏已经到了“令人发指”的程度，亲亲、摸摸、动手动脚就不说了，竟然还不许她睡觉！简直是不能忍！

至于那个什么十小时的规定……呵呵，见鬼去吧。

面对这种连姨妈期群众都不放过的反动势力，屈从就意味着“狗带”，她必须再次扛起反抗的大旗……为自己争取好好睡个觉的权利。

拼死拼活赶到公司，田安安仍旧十分悲惨地迟到了几分钟。意料之中，王慕涵将她劈头盖脸批斗了一顿，之后，田安安耷拉着脑袋去了趟洗手间。

洗完手，照镜子，里头的女人穿着一袭束腰连衣裙，腰胸的线条被勾勒得纤毫毕现，脸蛋白里透红，眼眸雾气氤氲的，看上去妩媚而娇艳。她谨慎地整理衣领，将点点嫣红的吻痕全都藏好，这才转身回自己的部门。

吕希遥今天没来公司，明天早上要飞×城，开始宣传他即将上映的一部新电影。田安安战战兢兢，生怕突降一个让自己随行的通知。然而生活对她还不算太绝情，一个上午过去了，毒舌男连屁都没放一个，看来是不会让她陪同了。

田安安有些庆幸，又有些忐忑。昨天才被从小黑屋放出来，今天如此安静，总有种暴风雨前的平静的感觉。有点儿不祥，又有点儿古怪。

由于“gay闺双密”都不在，所以午餐时，田安安有些孤苦无依，让彭研嘉打包了些食物就随便解决了。吃完午饭，她开始尽心尽力地伪装大粉鼓舞粉丝，怂恿大家去给吕希遥的新电影刷票房，正聊得不亦乐乎，朱莹莹的微信就发过来了。

戳开一看，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个奸笑的表情，配字：怎么样，前方战事如何？

“……”田安安一阵无语，她捏了捏眉心，想起自己昨晚是怎么被封霄扒得只剩内衣，怎么被他亲吻过每一寸肌肤，顿时欲哭无泪，只能有气无力地回复：呵呵，粮草被敌人烧毁殆尽，我方元气大伤。

朱莹莹：如此凶猛！

她发了个哭泣的表情：〒▽〒泰迪猛于虎。

接下来是朱莹莹的一段语音，充满了严肃又宽慰的语气：“傻福，别怕，书删完了没关系，我马上给你传几个avi！”

话音袅袅在大厅里飘荡，田安安的嘴角开始疯狂抽搐，因为所有在午休的同事全都被最后三个字母震慑了，纷纷抬眼，极其诧异又暧昧地看向了她们。

田安安沉默几秒钟后，给朱莹莹发了个手动再见：谢谢你的好意。

泰迪精连她看文字里的其他男人都不允许，如果被他知道她背着他看成人电影，那估计某国的支柱产业会被封霄直接血洗一遍。

田安安勉强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顿时毛骨悚然，Oh no，××满天飞，太血腥了。

那头田安安无所事事，封宅里的人却没她这般悠闲。徐梁大清早就和李昕一道被派回了纽约，一同离去的还有封家不少的精英，于是，B市这边的老宅人手大减，原本就冷清的宅院显得更加冰凉森寒。

迪妃坐在客厅的长桌前，垂眸快速浏览着内网上的一系列动态，十指敲打飞快，眉头越皱越紧，脸色看起来十分不好。罗文又点了一支烟，叼在嘴里朝黑衣美女走近几步，递过去一支：“抽不？”

“别烦我。”迪妃眼也不抬，声音出口，冷冽入骨。

罗文高高挑眉，一面将烟收回烟盒，一面在她旁边坐下来，吊儿郎当地道：“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你长得漂亮，又是流光的女人，老子早就动手收拾你了。”

迪妃报以一声冷笑。

“唉，我说你这女人怎么这么狂啊？”感受到她不加掩饰的蔑视，罗文霎时恼了，皱紧了眉头，瞪着她，“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成天腰上绑一排刀，生怕谁不知道你有暴力倾向还是怎么？先生说入乡随俗，在中国就得守这儿的规矩，你看哪个中国女人像你这样？”

“我从不炫耀。”迪妃侧目瞥了他一眼，“但我的身手是最好的，这点毋庸置疑，也不允许任何人轻视。”

“没人敢小看你。”罗文漫不经心地摸了摸银色唇环，目光透过落地窗，看向外头的天地，入秋了，青山的苍翠已经逐渐淡退，沾染上几丝凋零的金黄。他吸了口烟，又吐出来，袅袅烟雾后的唇开合出声，有些疑惑：“先生来中国有些日子了，最近纽约出了那么大的事，咱们是不是也得准备回去啦？”

迪妃摇头：“先生的事不是我们能过问的。我们只需要服从，其他的一概不用管。”

罗文听了微微颌首，将烟头戳熄在烟灰缸里，道：“也是，没什么差事轻轻松松，就当度个假。”说着一顿，又道，“我喜欢东方脸，中国的妞儿普遍都比美国的正，这儿还是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儿无聊。”

“你觉得无聊？”

“……对啊。”罗文扫了她一眼。

迪妃思忖了一会儿，然后扣上了笔记本电脑，面色从容淡定，起身，右手极快地从腰间摸出一把瑞士军刀，十分平静地看向满脸震惊的英俊男人，语调淡漠：“正好。我现在很担心流光，心神不宁，来，转移转移注意力。”

说着，她将锋利的匕首往上方抛起，转了几个圈又接回来，稳稳握住刀柄。

罗文戏谑的眼神掠过一丝诧异，蹙眉起身，谨慎地朝后退了三步，有些不可思议：“你开玩笑的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她神色沉稳而冷静，眼风扫向庭院，拿军刀指了指，眸子睨向罗文，“是男人就跟我出去。”

罗文觉得自己有点儿倒霉，一面从马丁靴里拔出匕首，一面感叹：“你担心流光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招你惹你啦？”然后扫一眼各自手上的武器，表情更加古怪，“赤手空拳就得了呗，还动刀？”

迪妃正要开口，一阵脚步声从楼梯的方向传来，沉稳有力，不疾不徐。两人面色微变，几乎是下意识地将手中的武器收了起来，神色恭谨而严肃，上前几步，用英文

喊了句：“先生。”

封霄是一贯的西装笔挺，金丝眼镜下的眼眸沉静冰冷，像是一座冷漠且毫无生气的雕像。他冷淡的视线扫过两名得力的下属，话音出口，同样是纯正的美式英语，语气毫无波澜：“狼如果一段时间不吃生肉，会退化成家犬，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，这是好事。”

他的每个字句都没有起伏，醇厚低沉的嗓音在偌大的客厅里响起。两人抬眼，只见他们的老板脸色沉冷地坐在了沙发上，戴着白色手套的手点燃了一支雪茄——除了在田安安面前，他几乎从不会脱下那副冰冷的手套。

火星在修长的两指间安静燃烧，蓦地，封霄随手拿起一本书册朝迪妃扔了过去。她伸出两手接住，打开翻阅几页，面上浮起几丝惊讶的神色，听见男人毫无温度的嗓音冰冷低沉传来：“你的格斗与近身搏击是最出色的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”

迪妃的视线在形形色色的短刀匕首图集上扫过，然后望向封霄，思虑了一瞬，道：“先生要送给田小姐？”

他不置可否，身子微微后仰，长臂随意地搭在沙发靠背上，面容冷漠：“听着，一个月之内让她入门，完成基础力量训练，我会亲自检验成果。”

迪妃蹙眉，迟疑了一会儿才道：“先生，教授田小姐搏击与格斗，我很乐意效劳。可是恕我直言，学习近身搏击，伤痛是不可避免的，程度轻重则要依据个人的体能素质以及悟性，您确定……要让田小姐学习这个吗？”

封霄静默了片刻：“尽量减少。”

“……好的。”迪妃颌首，接受了这个有些奇怪又有些特殊的任务，“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？”

“等她生理期结束。”他淡淡地道。

“是。”

等两人交谈完，迪妃和罗文一道走出了大门。她面上的神色犹自疑惑，琢磨了一会儿，终于将心头的疑惑说了出来，道：“教授近身搏击会有肢体接触，这个任务我来负责，这当然很合适。可是众所周知，先生的格斗术，无论是力量还是搏杀技巧，都远远高出我们所有人，他应该十分乐意亲自给田小姐授课才对。”

罗文摇头：“说明你太不了解男人了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当然，我接下来的解释并不是质疑先生的自制力。”罗文的声音压得有些低，眼底带着几分似笑非笑的戏谑，“不过以先生对那小丫头的喜爱程度，如果真由他亲自负责，进度也许会异常缓慢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可能每次训练不足五分钟，先生就会直接把她往床上摁，嗯，或许也不需要床。”罗文摸着下巴由衷地感叹，“其实你不知道，每次他们俩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都十分紧张，很怕他们当着我的面就开始做，我的思想相对来说还是很保守。”

迪妃：“……”

当天下午，将近5点时，田安安终于耐不住了。说到底，她还是没那个胆子直接不声不响地放封霄鸽子，毕竟见识过那位大爷发飙，恐怖程度无异于世界末日。

她琢磨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拿起手机，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，说明今晚不想回封宅住。文字表述很委婉，还加了无数个卖萌的表情符号。她点了发送，然后就开始战战兢兢地等回复。

过了几分钟，收到了他的回复。

田安安怀揣着忐忑的心情点开了信息，不由得诧异地瞪大了眼，竟然是很简洁的一个“好”字！

脑子里一时回不过神，她很震惊，不明白泰迪精今天怎么会这么好说话。忖度片刻，又明白过来，那个男人的欲望和精力都旺盛到极点，这段时间她处于生理期，他明显一直都在克制“洪荒之力”，今天大发慈悲放过她，有可能是……憋出病了？

这个猜测令田安安吓了一跳，她皱起眉，捧着手机想来想去地琢磨怎么询问。几秒钟后，她小心翼翼地摁了几个字过去：封先生，你还好吧？

等了一会儿，令田安安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直接给她回了个电话过来。手机忽然剧烈振动起来，她一窒，看了一眼时间，还没有下班，于是连忙起身进了洗手间，这才深吸一口气，缓缓滑下了接听键。

她想，等待她的，或许是一顿极其强势的质问。

电话接通了，男人的嗓音从听筒里静静传出，清冷低沉，没有一丝情绪的波澜，淡淡地道：“晚上八点整，在家等我。”

田安安云里雾里，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呃了一声才道：“八点整？等你做什么？”

他的嗓音仍旧沉稳平缓：“你母亲跟你叮嘱过，希望我尽早登门造访，你似乎忘记了。”

“……”叮嘱？拜访？什么鬼？

田安安瞬间蒙了，一秒钟后，她后知后觉，隐隐回过神，握手机的右手几乎开始发抖，颤声道：“封先生，虽然你是国际友人，但是不能随便开国际玩笑，我一不注意就会当真。”

对方静默了几秒钟，低声说了三个字：“田安安。”

“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没有开玩笑……”田安安无力地抚额，太突然了，实在太突然了，她妈妈的确要求过她早点儿把他带回去，可是她完全没做好心理准备啊！他怎么能单方面决定这么重要的事？！

她咬了咬唇，纠结了半天，终于编出个理由，很诚恳地道：“不不，封先生你听我说，我爸妈都去外地了，他们不在，你来了也见不到！而且，而且奶奶也和老年协会旅游去了！”

“你父母现在都在回家途中，你的奶奶正在小区里散步。”他毫不留情地拆穿她的胡扯，嗓音低沉得有些冷，“安安，永远都不要试图欺骗我。”

“……”我的天，知道得这么清楚，你是在我家和小区里都安了针孔摄像头吗？

田安安话音落地，她妈妈那边喂喂了好几声，接着才继续说：“什么？丫头你大点儿声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这边吵得厉害！”

“呃……”她隔着屏幕都能听到自由市场中鼎沸喧哗的人声，不禁合上眼，艰难地捏了捏眉心，提高了嗓门儿重复，“我是说，你准备晚餐的时候不要做辣菜，封霄不吃辣椒。”

这回，田安安确定她妈已经彻底听清了，因为电话另一头沉默了好几秒钟，随之，她妈妈的妇女之力彻底爆发，十分震惊地高声道：“带人回来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你这死丫头，专程杀你老娘一个措手不及是吧？！”

田安安觉得自己很无辜，心道：我也是几分钟前才被告知的这个消息，明明已经是第一时间就跟妈妈你说了呢。不过事实太过残酷，她打算把自己毫无地位的事实暴露给田妈，毕竟她的泰迪精还没跟她妈见过面，她有责任也有义务维护他的第一印象。

于是，沉默了几秒钟后，田安安同学做出了一个很伟大的决定，将泰迪先生的擅作主张之罪一力扛了。于是，她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，朝话简道：“不，妈妈，我没有杀你措手不及。现在才五点半，他八点到咱们家，你的时间很充分。”

“田安安！”她妈怒吼。

“……哎呀，我错了，妈妈，”田安安瞬间变成弱鸡，语气软下来，朝她妈干笑着胡诌，“他平时工作太忙了，今天难得有空，你稍微体谅一下。”

电话另一头的田妈还是有些窝火，朝闺女道：“但你得提前跟我说啊。幸好你爸今天没出差，你奶奶也在家，不然人家来了谁都见不着，咱娘俩陪他斗地主啊？”

“……”呃，封霄斗地主？妈妈不要讲这么冷的笑话好吗？

田安安嘴角一抽，脑子里下意识地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，顿觉浑身恶寒。她瘪着嘴，终于使出了撒手锏，捏着嗓子又软又甜地跟她妈撒娇：“我真的是忘了，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，对不起嘛，妈妈。”

田妈心软下来，哼了一声，便不再跟闺女计较了。电话另一端有片刻的安静，未几，她妈妈的声音再度传出，有些疑惑：“你说他不吃辣椒？”

田安安点点头，一面对镜子理头发，一面道：“是的，他口味很清淡，平时都是吃西餐，中餐最近才开始吃，而且从来不吃辣椒。”顿了顿，复又兴冲冲地补充，“对了妈妈，你可以做番茄牛腩汤啊，这是你的拿手菜，又清淡又好喝，简直不能更棒！”

“得了吧。”她妈妈嗤了一声，“是做给人家吃，还是做给你吃啊？小丫头片子，净说些自己爱吃的。”

田安安瘪嘴，小声嘀咕：“差不多嘛，我的口味代表大众审美。”

“行了行了，别贫了。”她妈妈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，忽又想起了什么，又叮嘱道，“这个点儿你马上就下班了，到时候麻溜滚回去，把你那狗窝好好拾掇拾掇。人家第一次来咱们家，丫头你上点儿心知道不？女孩子的房间，得整洁，干干净净。”

田安安闻言，大皱其眉：“什么意思？我的房间怎么了？”

“哦，忘了跟你说。”她妈妈的语气很是理所当然，“咖啡昨天晚上钻你衣柜里去了，衣裳裙子都被扒拉得乱七八糟，估计够你忙活一阵。”

她手臂一僵，嘴角隐隐抽搐，压抑着涌动的洪荒之力，十分平静地开口：“妈妈，咖啡怎么可能自己钻我柜子里去？是你拿了东西，忘关门了吧？”

“没有啊，妈妈怎么可能那么粗心大意呢，就是它自己钻进去的。”她妈妈淡淡地道。

呵呵！逗她吗？小蠢狗如果有这种智商，那就不是她田安安的狗了！

“……”咦，为什么她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……

田安安抚额。众所周知，爹妈说啥都是对的，哪怕爹妈说月亮是方的，那也必须是方的。她几招之内被她妈杀得片甲不留，瞬间心如死灰，耷拉着双肩，无力道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妈妈，马上就回去收拾。”

田妈颇满意，又交代了几句，挂断电话。

田安安又悲伤又忐忑地走出洗手间，悲伤是因为小泰迪咖啡弄乱了她的房间，自己得赶快回去收拾；忐忑是因为还有不到两个半小时，大泰迪封霄就要宣布正式占领她的人生领土，剥夺她的领土主权。

天哪，她和泰迪这种生物还真是有“不解の缘分”。

六点整，同事纷纷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下班，一个个喜笑颜开地打招呼道别。田安安背着小包包起身，刚走了两步，却见眼前黑影闪过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彭研嘉和荣颜勾肩搭背地将自己拦了下来。

“小胖砸”身形魁梧，荣颜也是瘦高身材，中性美十足，两个个头直逼一米八的

人往田安安跟前一站，宛如两头松狮拦住了一只小比熊。

两人摸着下巴，一脸奸笑，直看得比熊……呃，直看得田安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她半眯了眸子，退后两步，下意识地抱紧包：“作甚？”

彭研嘉挑起嘴角，肉嘟嘟的两颊被挤出一道褶子，嘿嘿嘿道：“上回就想问你了，安安，是不是脱单了啊？”

话音方落，荣颜紧随其后，一把上前，将她的小肩膀勾了过来：“我告诉你，咱们团队有个规矩，脱了单必须请客吃饭。嗯，这种显而易见的事，我们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吧？说完，重重在她的脊梁骨上拍了一把，“革命靠自觉啊，姐妹儿！”

田安安被这一巴掌拍得“虎躯”一震，白皙如玉的小脸上挤出个讪笑，悻悻道：“是是是……告别单身，的确挺值得庆祝的哈，呵呵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你有这种觉悟，我们俩作为哥们儿，相当感动。”“小胖砸”眼睛骤然一亮，肥肥的大掌拍拍安安的左肩，很是善解人意的表情，“这样，为了不让你破费，我们就不大张旗鼓地宣传了。就咱仨，择日不如撞日，走，去渝人家撮一顿！”

没见过蹭饭还蹭得这么理直气壮的，真是无言以对。

田安安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忙不迭地挥开那只大爪子，道：“彭哥，今天家里有事，撮不了，明天，明天一定给你们补上！”

荣颜失望地皱眉：“明天我和胖子都要跟希遥哥哥去×城，好几天才回来呢。”

“反正也要回来的嘛！”为了尽早脱身，田安安将胸脯拍得砰砰响，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啊？下次一定请你们吃大餐！就碧乐宫吧！”说完，就脚下开溜，一边挥小手，一边朝电梯那头奔，“拜拜，先走啦！”

两人面色尴尬，只见在电梯门合上的前一秒，那抹娇小的身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了进去。

彭研嘉摸了摸下巴，侧目看向荣颜，挑眉：“刚刚那丫头说，请咱们吃哪儿？”

“……碧乐宫。”

“你信吗？”

“……不太信。”

“不行，为了不让这丫反悔，咱们得留个证据……”“小胖砸”若有所思地道。少顷，他从裤兜里摸出了手机，然后点开微信，发了一条朋友圈：田安安脱单了，要请客吃碧乐宫。

荣颜往嘴里扔了颗口香糖：“赶鸭子上架，这样是不是有点儿不仗义啊？”

“一顿饭而已，能花几个钱，实在不行，帮她负担负担嘛。”彭研嘉笑盈盈的，一面将手机揣回裤兜，一面道，“希遥哥哥不大待见她，团队里其他人和她也不熟，

请个客正好勾兑勾兑感情。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，我这可是用心良苦。”

荣颜嗤笑了一声，摇摇头，慢慢悠悠往电梯的方向边走边道：“希望你不要弄巧成拙。”

彭研嘉皱眉，从后头追上去几步：“什么意思？什么弄巧成拙？”

“唉，我也不知道。”她摁了电梯之后蹙眉思索，半晌抬起头，看向“小胖砸”的眼神带着几分疑惑，半眯了眸子道，“我总觉得，希遥哥哥对她，有点儿奇怪……他是不是对她有意思啊？”

彭哥回以一记无情的白眼：“我看你是吃饱了撑的，天马行空，胡思乱想。”

“……哦。”

由于在公司里被拦截了几分钟，田安安原本制订出的时间计划被严重打乱。她看了看手机，无奈之下，只能放弃坐公交车的念头，抬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，坐了上去。

下班高峰交通拥堵，田安安乘坐的小出租车移动得异常缓慢，等晃到小区门口的时候，已经将近七点了。她暗道一声糟糕，奔回家门口，胡乱踢了鞋就冲进了房间，垂眸看，果然，满目狼藉，不忍直视。

她抚额，看了一眼在自己脚边，正叼着她的吊带裙颇为兴奋的小咖啡，生平头一回产生了虐狗的念头。

静默了几秒钟，田安安蹲下身，将自己的吊带裙从咖啡嘴里扯了出来，小泰迪水汪汪的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盯着她，一脸无辜可怜。她阴恻恻地道：“怎么，想告诉我是吊带裙先动的手？”

“呜……”小神兽撒了个娇，毛茸茸的身子在地板上滚了一圈儿，站起来，短短的小尾巴摇啊摇。在田安安十分无语的目光中，它屁颠屁颠抱住了她的腿，小屁股一甩，开始施展日天神功。

田安安握拳，指了指客厅：“……出去，不然老子可能要宰狗。”

几秒钟后，小泰迪被提着颈子扔回了狗窝，田安安拍拍手，回身开始整理凌乱得像进了贼的卧室。叠衣服，扫狗毛，摆相框，扔垃圾，一个扫除做完，她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这时又听锅铲乒乓的厨房里传出田妈的声音，嚷道：“你爸回来了，去开门！”

田安安应了一声，擦了把汗，过去开门。房门一开，田爸就站在门口，神色间带着种莫名的古怪。

她皱眉，目光在她爹脸上扫了好几圈儿，终于忍不住开了口：“爸爸，你不舒服吗？脸色好难看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过去扶田爸的胳膊，“是不是感冒了？”

“没有没有。”她爸清了清嗓子，在玄关的小板凳上坐下换鞋，清了清嗓子，一

本正经地道，“安安，你妈说，说你男朋友要过来吃晚饭是吧？”

“对啊，”田安安替她爸将皮鞋放好，扫了眼她爸脚上的拖鞋，皱起眉，“爸爸，你是不是很紧张？”

“胡说什么？”田爸满脸淡定的样子，“该紧张的是你男朋友，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，真是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她指了指她爸的脚，“你穿的是奶奶的拖鞋。”

片刻的寂静。

她爸“哦”了一声，很淡定地将拖鞋换回来，接着很淡定地起身，复又很淡定地走进了主卧，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

晚上7点半左右，田奶奶终于打麻将归来。进门后，她拉着孙女的手一番问东问西，接着便回了房间。田安安狐疑地看了眼两扇紧闭的房门，挪着步子走进厨房，一面围观田妈做饭，一面道：“妈，爸和奶奶怎么了？越看越不对劲，他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什么呢？”

田妈熟练地倒油、下料，眼也不抬地说了两个字：“打扮。”

“……”她嘴角一抽。

“看着锅。”田妈的语气波澜不惊，将手里的锅铲交给她，然后转身走到洗菜盆前理青菜。

田安安一面挥舞锅铲，一面往那个方向偷瞄，背对着，她看不清田妈的表情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觉得极其古怪，她的话痨属性完全遗传自她妈，平常打个电话都得唠几十分钟的人，这会儿竟然这么安静，太不正常了。

付度着，她试探地喊了一句：“妈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田妈没有回头，只是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嗓音听上去有些沉闷，似乎颇不耐烦：“说什么？不要影响我的发挥。”

田安安皱眉，几步走到田妈身旁，垂眼一看，却见她妈的眼眶通红，竟然在偷偷掉眼泪。一时间，田安安非常凌乱，慌了神儿，皱紧了眉头，一把将她妈妈的胳膊握住，道：“你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哭什么啊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”

“谁哭了，净瞎讲。”田妈拿围裙随便往脸上抹了一把，瞪了她一眼，“被烟熏的。”

“骗谁呢？”田安安眉头越皱越紧，“你就是在哭，快告诉我怎么了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还是怎么？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”

田妈拗不过，只好叹了口气，转身一面炒菜，一面开口，语调哽咽：“家里能有什么事。你妈我就是舍不得。你出息，找了个条件那么好的男朋友，爸妈和奶奶都替你高兴，可是人家是美国人，你以后肯定要跟着出国。美国多远啊，坐飞机都得十几

二十个钟头，都不知道一年能见几次面……”后头的话声音越来越小，渐渐就说不下去了。

田安安越听越难受，看着她妈掉眼泪，简直比往她身上剜肉还要疼。她鼻子也跟着开始发酸，吸了口气才道：“别瞎想了妈妈，我不会离开你们的，我永远都不要跟你、爸爸，还有奶奶分开。”

田妈刚刚把菜起锅，听她说完，觉得好笑，竟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：“你妈我多精明一个人，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傻丫头？”她伸手戳了戳女儿的脑袋，“以后你嫁了人，就有自己的家庭了，老是跟我们黏在一起怎么行？”

“不是这样的……”她瘪着嘴，一副要哭的表情，嘟囔道，“我舍不得你们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其他的都是外来入侵分子。”

田妈笑得更厉害了，抹去泪花，摸了摸女儿的脸蛋：“听着丫头，咱们没那么自私，你的丈夫才是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，妈妈、爸爸和奶奶，迟早会提前很多年离开你，你过得好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离开个屁！”她忽然就哭了，毫无征兆地，眼泪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流下来，“说了好多次不能咒自己，你怎么老不听呢？”

田妈妈有些无语，连忙拍着闺女的肩膀安慰她，口里道：“这么大了怎么还这么幼稚？你妈又没说错。”

“你还没完没了了？”

“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。”

田安安将脸埋在她妈怀里来回蹭，心头生起一丝莫名的惊惶。她妈的话倒是提醒了她，封霄虽然现在暂居中国，可毕竟是个美利坚合众国公民，如果以后他们真的扯证结婚了，难道她要跟着他去美国？背井离乡，漂泊异域？

……想想都够了。

怀揣着这种极其纠结复杂的心情，田安安开始遵照田妈的嘱托打下手。一会儿工夫，一桌子的凉菜、热菜基本就位。她打量一番，口水直流，暗搓搓地夹起一块什锦虾仁放嘴里，换来她妈一记栗暴。

“吃吃吃，客人都没来呢！”田妈满脸嫌弃，边说边将围裙取下来，挂在了一旁，面色有些忐忑，迟疑道，“安安，咱们这些家常菜，也不知道你男朋友吃不吃得习惯，毕竟人家那么金贵一少爷，肯定天天都是锦衣玉食……”

“哎呀，你要对自己的手艺有信心嘛！”田安安很鼓励地拍拍妈妈的肩，“我相信你，没问题的。”

正说着话，已经收拾妥当的田爸和田奶奶已经从房里出来了，田安安一眼扫过去，差点儿被嘴里的虾仁噎死。只见她爸一袭十分周正笔挺的灰色西装，脚下皮鞋